經義雜記

經義雜記第九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維牛維羊

詩我將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本作維牛維羊羊與享韻牛與右韻也箋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牛羊可證明監注疏本箋中本作牛羊後依經改爲羊牛今箋牛字上尙宛然存羊字之跡識者審之知余言不誣也正義本作維牛維羊後人妄移牛字於下如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此非孔氏原本孔釋序云以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又此之

維牛維羊則是祭之大禮其釋經云以此牛羊所以得肥者維爲上天其佑助之故得無傷病也其釋箋云謂以此牛羊奉養明神也牛羊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助又明牛羊肥而無疾是天之力助又維天佑之當是佑助於人而已爲佑助牛羊者以下句乃云既佑饗之則此未是佑人文連牛羊知是佑助牛羊此皆孔氏原本作維牛維羊之證俗人止改其正釋一處前後俱未及盡改故猶得考正之周禮疏羊人曰故我將詩云惟牛惟羊惟天其祐之又隋書宇文愷傳曰臣愷按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知唐以前本

皆作維牛維羊故孔氏據之開成石經誤作維羊維牛今本遂沿襲之也

來假來饗

詩烈祖來假來享降福無疆前明諸舊本及國子監注疏本毛晉汲古閣本金蟠葛鼐校刊毛詩鄭箋本皆作來享惟唐石經上作以假以享此作來假來饗二字有別案以假以享箋云假升作大謬也享獻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此來假來享降福無疆箋云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又湯孫之將箋云此祭中宗諸侯來

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正義釋經云中宗之神來至其坐矣來享其祭矣此享字非原本以假以享謂來朝升堂獻國之所有也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謂神來歆饗之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此言享饗二字甚分明又釋箋云朝必獻國所有故言以享也此享字不誤以說祭之事而云來享故知是獻酒使神享之也此二享字並誤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據此知經本上作享下作饗故彼箋以享爲獻此箋以饗爲神歆饗之正義作來假來饗爲唐本經之所本俗

本經誤作享遂盡據以改箋疏致不誤者亦誤矣今箋中絶無饗字幸疏中尚有改之未盡者得據以正之箋云饗謂獻酒使神饗之獻酒二字爲下使神饗之四字張本非訓享爲獻也箋云諸侯來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當作來升堂獻酒下一來字是淺人所增竊疏云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謂神來歆饗之又云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可知來升堂獻酒五字爲經文來假之解不連來饗在內而俗本箋云來獻酒者誤認箋訓享爲獻也箋云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蓋謂神靈來歆饗之降下我無竟之福也是鄭以

來假二字爲諸侯之助祭來享降福無疆六字爲神明之饗祭而淺者欲以上一句言諸侯下一句言神是以私意說合而昧於古人文章參差不齊之妙矣下湯孫之將箋云中宗之享此祭享字亦譌正義作中宗之饗此祭後見顧寧人詩本音亦作來假來饗然載宋儒歐陽氏之言尚未知孔疏本作饗也

諸侯國五十里

晉袁宏後漢紀樂松曰宣王國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百里民以爲小後漢書楊震傳樂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曰爲小齊宣五里人曰爲大李賢注孟子文王

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王楙野客叢書云僕觀世說舉樂松之語曰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史文于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里近于百里四十里近于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楊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是亦以文王之囿爲百里文王之囿豈眞百里邪蓋懷不深考耳又詩靈臺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曰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是宣王自以爲

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
文王之七十里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又
穀梁成十八年築鹿囿疏曰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
諸侯三十里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齊人三
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當有百里二字諸侯三十里耳琳案袁范
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囿五十里楊疏引毛詩傳
諸侯三十里三即五字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
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
侯之制疑唐人所見孟子已作七十故孔氏謂文王之
囿則七十里引孟子證之楊疏謂詩傳據孟子文王囿

七十里故約之爲百里李賢引孟子亦作七十里然穀梁疏引孟子云寡人三十里則唐本孟子仍有作寡人之國方五十里者故孔氏云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五十里今詩正義作四蓋後人所改毛傳旣云諸侯五十里則孔氏言諸侯亦當作五十也

文王事混夷

孟子梁惠王下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趙注詩云昆夷兌矣宋高宗御書石經孟子作文王事混夷案詩緜作混夷駾矣箋云混夷夷狄國也釋文混夷音昆王伯厚諸考載說文昆夷駾矣而緜正義引說文曰詩云混

夷駾矣皇矣患夷載路箋云患夷即混夷釋文混夷音昆正義曰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詩傳作昳夷蓋昳混聲相近後世作字異耳或作大夷大則昳字之省也據此知詩混夷字無有作昆者孟子昆夷當從石經作混夷方與詩合今經注皆作昆失其舊也皇矣引詩序混夷今采薇序注疏作昆夷釋文昆夷本又作混作混與正義合今本作昆乃依釋文正字耳

祭服不到

儀禮士喪禮祭服不倒注斂者趨方或顛倒衣裳祭服

㝵不倒之也釋文倒衣丁老反顧寧人金石文字記云唐石經士喪禮祭服不倒倒誤作到案說文𡉀（隸作至）鳥飛从高下至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𠀆至也从至刀聲人部無倒鳥飛不上而下至地則有傎倒意知傎倒字古作到說文又云𠫓不順忽出也从到子𠫓或从到古文子尤爲明證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禮記喪大記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到字从人皆俗寫也唐石經儀禮倒作到與古六書之旨正合可據以校正經典之俗倒字顧氏疏於小學故反以爲誤釋文亦作倒或本與唐石經同爲後人所竄改然不音經不倒字而音注

倒衣字亦可疑禮堂謹案玉篇倒丁老切書云前徒倒戈說文云仆也說文明用到爲倒不宜更有倒字玉篇疑誤徐鉉新附有倒字云仆也从人到聲又說文徐楚金本艸部䓶艸木到从艸到聲徐鼎臣本譌作艸木倒尾部屖从到毛在尸後

即鹿无虞

易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王弼注雖見其禽而无其虞徒入于林中其可獲乎釋文即鹿王肅作麓云山足李氏集解虞翻曰即就也虞謂虞人掌禽獸者艮爲山山足稱鹿鹿林也三變體坎坎爲叢木山下故稱林中坤爲兕虎震爲麋鹿又爲驚走艮爲狐狼三變禽走入于林中故曰即鹿无虞惟入林中矣案王弼經作

鹿注不改字故正義釋經注皆如字讀集解引虞仲翔訓鹿為山足於經尚未改作麓知鄭易本作鹿字以為麓鹿王弼本之王肅好與鄭難因私改為麓虞翻亦好譏議鄭氏與王肅同裴松之注三國志虞翻傳載翻別傳云經之大者莫過於易鄭元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因謂元所注五經違義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但不至妄改聖經以證合己意少差於肅耳故此讀鹿為麓而經仍作鹿也詩瞻彼旱麓釋文旱麓本亦作鹿國語周語引詩瞻彼旱鹿據宋庠本未明道二年本仍作麓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穀梁作沙鹿崩傳林屬於山為鹿是鹿可借為麓也

身有所忿懥

禮記大學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注懥怒貌也或作懫或爲疐釋文懥勑值反作懫音致作疐音致又得計反案說文心部無懥字亦無懫字叀部疐礙也从叀引而止之（此據說文繫傳袪妄篇所載今小徐本叀部後人改從大徐本）徐鍇曰此毛詩載疐其尾言狼進則躐其胡退則閡其尾凡專謹者亦多閡徐鍇本說文云疐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也叀者如叀馬之鼻从此與牽同意（此下非許愼書語）廣韻六至疐礙不行也又頓也詩曰載疐其尾考兩徐本義各通閡若礙不行也然則礙不行也四字當爲閡字之義訓

蓋徐楚金本得其眞也凡心有所忿便如有物之閡礙於中懥當作疐因忿字从心故疐亦誤加心也疑正文本作疐注云或作懥而無識者倒轉之作懫者聲近之誤毛詩載疐其尾說文作載躓其尾可證

田有擒

易師六五田有禽王弼注處師之時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田有禽也釋文有禽徐本作擒集解引虞翻曰田謂二陽稱禽此禽字讀如荀爽曰田獵也謂二師師禽此禽當作擒五五利度二之命執行其言故无咎也李鼎祚曰六五居尊失位在師之時

蓋由猶同殷紂而被武王禽此亦當作擒於鹿臺之類是也以臣伐君假言田獵六五離爻體坤離爲戈兵田獵行師之象也案荀慈明云二帥師擒五知古文易本作擒王輔嗣云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田有擒知與荀同且徐仙民易音據王弼而其本作擒故知王作擒也虞仲翔好改先儒舊義故云陽稱禽禽則讀爲禽鳥字正義謂往即有功如田中有禽而來犯苗若往獵之則无咎過是其本亦作禽然非王意禮堂謹案古禽鳥禽獲同字作擒者俗字說文無之如畏獲字禽又左傳不禽二毛字皆不從手可證田有禽當從擒獲義其字仍當作禽徐仙民本作擒義是而文則俗也

吾黨之士狂簡

孟子盡心下萬章問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

本毛本皆作吾黨之小子誤也明刻翻宋板作吾黨之

士朱子集注本亦不誤

毛詩改從鄭箋

鄭箋毛詩傳有申其義者有改其義者有同一字而詁訓各異者有云當爲某讀爲某而易其字者然皆具於箋中於正文未敢輒改後人往往從箋以改經又依鄭義以改箋字今舉數則正之終風願言則疐傳疐劫也箋云疐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而玉篇口部唐石經皆作願言則嚏北風其虛其邪傳虛邪（舊作虛）也箋云邪讀

如徐而關雎正義引作其虛其徐無衣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澤〔舊作襗〕褻衣近汚垢釋文同澤如字毛潤澤也鄭褻衣也說文作襗而正義曰箋易傳爲襗說文云襗袴也論語注云褻衣袍襗也又周禮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注燕衣服者袍襗之屬釋曰毛詩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與子同襗是也衡門可以樂飢傳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以樂〔舊作療〕飢釋文以樂本又作療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而唐石經作可以療飢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豈非療飢李善注毛詩曰可

以⿸疒樂飢鄭元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疒樂飢⿸疒樂音義與療同蔡伯喈郭有道碑文棲遲泌邱李注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太平御覽五十八亦作可以療飢葢一改樂為⿸疒樂再改⿸疒樂為療鹿鳴視民不恌箋云視古示字也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而左民昭十年傳視民不佻釋文云視民如字詩作示字車攻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舊作圃本尚作甫田釋文甫草毛如字鄭音補甫田舊音浦下同而唐石經原刻作東有圃草後改為甫故石刻甫字獨小正義凡甫田字皆从口吉曰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

麔麌麜牝也而爾雅釋獸麎牡麔牝麌邢疏云其牝者名麌詩吉日云其麌孔有是也鴛鴦摧之秣之傳摧莝也箋云摧今莝字也而白氏六帖九十六兩引皆作挫之秣之徐楚金說文繫傳作芻之餘之引下章秣之摧之亦作秣之剉之思齊烈假不瑕傳烈業假大也箋云烈舊作厲假皆病也正義曰鄭讀烈假為厲瘕故云皆病也而釋文云烈毛如字鄭作厲宋丁度集韻引詩厲假不瑕是皆依箋改經也

尚書異說

尚書孔序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正義曰孔君既

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卽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尙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尙書鄭氏云尙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尙書二家以尙與書相將疑作埒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元依書緯以尙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尙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尙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元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

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為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為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案天在上尊尚之若天書然此言人之尊書非人言槩之於天也鄭說較馬孔為精覈改鄭法正義已有駁難又劉知幾史通六家云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

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案尚書璇璣鈐此今文尚書也鄭學閎通擇善而從不偏主一家故雖注古文猶采用今文家說如旣箋毛詩猶不廢魯韓時取其是者以改毛義也唐時今文尚書已亡孔氏不知鄭之所本故以爲溺於書緯耳

孟子西夷北夷

孟子梁惠王下齊人伐燕章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滕文公下宋小國也章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盡心下有人曰我善爲陳章南面而征北狄怨東

面而征西夷怨宋高宗御書朱子集注及葛本毛本皆作西夷北狄嘗見前明翻刻北宋板趙注本上下皆作夷字案趙注梁惠王云東向征西夷怨當有南向征北夷怨六字後人改北夷爲北狄與注意不合因刪之耳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又注盡心云四夷怨望滕文公正義曰湯之十一征而天下無敢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先征其我君之罪南面而征其君則北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征其我君之罪而先於彼盡心正義曰故南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惟梁惠王正義引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

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文釋孟子西夷北夷之言亦同書作西夷北狄此明是近人所改孟子三處皆作西夷北夷魏晉間采孟子作僞書始改北夷爲北狄以與西夷儷何若趙注尚存北宋時爲正義者猶未誤作狄字南宋以來反從僞出古文竄改孟子此舍本而逐末也鏞堂謹案公羊傳僖四年南夷與北夷交注南夷謂楚北夷謂狄唐石經宋鄂州學官本皆如是今俗本作北狄

有如召公之臣

詩關雎正義謂詩有六字一句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今召旻作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上

何五字下句四字較孔氏所據本其少三字而於本篇
正義反無考然箋云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昔時賢臣
多非獨召公也是經本不指召穆公一人言謂有如召
公之賢臣正多審箋義知本有之臣二字又詩序云召
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
也正取經文有如召公之臣句為說又可證本有之臣
二字當從關雎正義所引補正

以二竹簠方

儀禮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注竹簠方者
器名也以竹為之狀如簋簠當作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者

圜此方耳釋文簠方音甫劉音蒲本或作𥮡外圜内方曰簋内圜外方曰𥮡釋曰凡簠皆用木而圜受斗二升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筥而方受斗二升則同如今寒具筥者寒具見籩人筥圜此方者方圜不同爲異也案說文竹部𥮡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圜器也又𥳕飮牛筐也方曰筐圜曰𥳕則𥮡筐皆方簠筥皆圜聘禮作簠嫌爲圜器故經簠方連文以明之注云狀如簠而方謂形與簠相似但簠圜而此則方耳故又云如今寒具筥筥者圜此方耳如今寒具筥猶上云狀如簠也筥者圜此方耳猶上云而方也皆以經作簠方恐學者疑簠不當

言方言方則爲簋故注詳辨之劉昌宗音蒲知晉以來皆作簠故陸賈同作簠釋文云本或作簋蓋因經文方字妄改唐石經作簋誤從或本也俗本經注反有作簠者此因注疏本載釋文有簠音甫三字而改若見宋刻單注本必同石經作簋矣鏞堂謹案儀禮識誤引此經作竹簋方注云狀如簋而方明鍾人傑單注本同近見宋槧單疏儀禮凡簋字果皆作簋

投壺音義考正

禮記投壺末記魯鼓薛鼓節兼載圜方之圖注云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釋文○圜音圓鼙薄迷反鄭呼爲鼓也其聲下其

音榻榻然榻音吐臘反　口方鼓鄭呼為鼓也其聲高其音鏜鏜然鏜音吐郎反案此節釋文不得經注之次當為後人移改並〇口皆經之圖也陸氏既出經文當有音義不宜於〇口之下空無一語又圜鼙二字是鄭注陸氏有音故大書然依次當在口下不宜出經文上若方鼓二字併注亦未見連文陸何故出之或疑是陸氏為口作音義亦不當大書故知此為後人竄改也今為考正之〇鄭呼為鼙也其聲下其音榻榻然榻音吐嚂反口鄭呼為鼓也其聲高其音鏜鏜然鏜音吐郎反圜音圖鼙薄迷反　其聲下其音榻榻然其聲高其音鏜鏜然釋文有音蓋陸氏自音其語也又陸氏之言當有所本惜乎無考其方鼓二字當為

衍文

予所不者

論語雍也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集解孔安國曰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釋文所否鄭繆方有反不也王弼李充備鄙反案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太史公自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則所采論語當亦本古論是古論作不或通借爲否鄭康成繆播訓爲不與史世家文合凡古人誓言多云所不左傳僖廿四年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可證子云予所不者此記者約略之

辭所不下當曰更有誓辭不或作否否與鄙聲相近㑹
論遂誤作予所鄙者經傳有展轉相承漸失其眞者此
類是也

經義雜記卷第九

經五千六百二十字
注五百六十一字

經義雜記第十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五里之郭

晉書段灼傳云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圍而攻之有不勉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案此本孟子今公孫丑下作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疑誤也郭爲外城猶椁爲外棺

開廣二里已不爲狹若城三里而郭七里是外城反過倍於內城矣外城既有七里內城又當不止三里段兩言五里之郭必非誤

清揚婉兮

詩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揚婉兮傳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下篆此傳當云清揚婉兮眉目之閒婉然美也下八字作一句讀以清爲目之美以揚爲眉上之美以婉兮爲清揚之美婉婉然今傳中無婉兮字是嫌於訓清揚爲眉目之閒矣此以經合傳時所删玉篇面部云婉於遠切眉目之閒美皃韓詩云清揚婉兮案春秋序正

義云邱明作傳與經別行毛公韓嬰之爲詩作傳莫不皆爾是韓詩傳亦當云清揚婉兮眉目之閒美見與毛傳例同顧野王分引之者欲明婉字見於韓詩之經也又君子偕老揚且之晳也傳揚眉上廣則以揚爲眉上之美矣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傳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又以清爲目之美揚爲眉上之美矣是清揚爲眉目之美前已分釋故於此總解清揚婉兮爲眉目之閒婉然美也猗嗟清揚婉兮傳婉好眉目也葢傳本云清揚婉兮好眉目也以婉爲好以清揚爲眉目之閒君子偕老既釋清揚故於此止言眉目之閒此既言

眉目之閒故於猗嗟又止言眉目幷無之閒字毛公性好簡質文已具明於上故不煩言之也君子偕老正義云野有蔓草傳曰淸揚眉目之閒是眉之下爲揚目之上爲淸可驗孔氏所見此傳已無婉兮二字故爲之謬說如此毛意眉上之美曰揚者以額顙之際開揚廣闊顏角豐滿故猗嗟傳亦云揚廣揚而孔云眉之下爲揚誤矣猗嗟正義又云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亦非

識文爲䵼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汪厲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釋文徽識式志反又音志又昌志反釋曰鄭

引大傳者欲見此屬與大傳徽號（舊脫號今補）爲一物（此識字舛錯徽下今移正）則詩所云識文鳥章亦一物又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釋曰鄭云事名號者徽識者大傳云殊徽號昭公二十一年宋廚人僕曰揚徽者公徒也是名徽也詩六月云識文鳥章箋云識徽識是名識也今鄭合而言之故云徽識也案今詩六月作織文鳥章箋疏及釋文並同譌字也考陸氏孔氏本原作識文鳥章與賈公彥所見同開成石經誤作糸旁爲禹貢兗州厥篚織文之字而後人遂據以

改陸孔之書致不誤者亦誤猶幸賈疏兩引此詩皆未改也（鏞堂謹案御覽六百八十儀式部旆下引詩曰識文鳥章禮堂謹案月令以爲旗章注旗章旌旗及章識也釋文章識申志反又如字正義云章識者則周禮事名號詩織文鳥章是也此引詩必本作識文）箋云織（當據賈疏改正）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案周禮肆師表齍盛注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徽識也大司馬之職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釋文徽識音志一音試又左傳昭廿一年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注徽識也釋文揚徽許歸反說文作微（誤識徽今校改）云識也徽識本又作幟申志反又昌志反一音式

此箋所云徽織即周禮左傳注之徽識也說文巾部云徽幟也以絳徽帛箸於背从巾微省聲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說文無幟字从巾亦俗寫當依左氏釋文所引作識儀禮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注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之所建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又禮記檀弓上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注志謂章識檀弓下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又釋名釋言語識幟也有章幟可按視也是古旗幟字皆作識也說文言部云識常也一曰知也从言戠聲琳以識字本訓爲常常即周禮司常之常司常掌九旗而獨

取名於常者因日月爲常舉至尊者以名其官說文訓
微識字爲常亦從其大名也一曰知者微識所以使人
識別故轉訓爲知也徐鉉等於巾部新附幟字不審之
至釋文云織文音志又尺志反注同是與周禮左氏釋
文同爲識字作音而非爲織字作音故知今釋文作織
爲後人改也正義釋經云將帥以下皆有微織當作識下並同
之象其文有鳥隼之章又釋箋云言微織者以其在軍
爲微號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
同也又引周禮司常及大司馬職儀禮士喪禮經注爲
證其文甚詳故知孔疏作織亦後人改也或曰安知非

毛本作織文鄭易爲識文而遂以爲唐石經之誤乎曰如毛本作織而鄭易之箋當有織讀爲識四字且毛鄭既異釋文宜有兩音正義亦應别爲毛說今釋文無織字音正義釋經卽本箋義故知毛與鄭同爲石經之誤無疑也

恆星不見

五行志下之下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曰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

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劉向吕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吕視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愼卑省微吕自全安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己成王泣金縢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吕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弑譚遂邢衛之國滅宿遷於宋蔡獲於楚晉相弑殺五世乃定此其

効也左氏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劉歆㠯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
見象中國微也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
雨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洪範曰庶民惟星易
曰雷雨作解是歲歲在元枵齊分壄也夜中而星隕象
庶民中離上也雨㠯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伯復
興周室也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壄也先是
衞侯朔犇齊衞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使
救衞魯公子溺專政會齊㠯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
伐衞逐天王所立不義至甚而自㠯爲功名去其上政

縣下作尤著故星隕於魯天事常象也案董劉以常星
爲二十八宿人君之象穀梁集解引鄭康成云衆星列
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與董
劉合何氏以列星爲常以時列見范氏以經星爲常列
宿皆隨文立解葢不知常星卽二十八宿也左氏夜明
之文當從劉子駿以爲象中國微杜云葢時無雲日光
不以昏沒非也子政說此經言詳理精可爲人君炯鑒
後之君子采此以爲規諫未必無補云

其欲篴篴

易頤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王弼注虎視眈

眈威而不猛不惡而嚴養德施賢何可有利故其欲逐逐尚敦實也集解引虞翻曰眈眈下視貌逐逐心煩貌坤爲吝嗇坎水爲欲故其欲逐逐釋文逐逐如字敦實也薛云速也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爲逐蘇林音迪荀作悠悠劉作篴云遠也說文篴音式六反又漢書敘傳下六世眈眈其欲浟浟師古曰易頤卦六四爻辭曰虎視眈眈其欲浟浟眈眈威視之貌也浟浟欲利之貌也眈音丁含反浟音滌今易浟字作逐案說文足部跾疾也長也从足攸聲攴部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汥秦刻石嶧山文攸字如此心部悠憂也从心攸聲攴

部心部義皆不合惟足部疾也一訓與薛云速也合長也一訓與劉云遠也合則此字當從劉昺升作悠爲正子夏作攸荀爽作悠皆借用同聲字漢書作浟即攸字之俗攸从水省不當更加水旁此參合說文及秦刻石爲之也據漢書謂武帝其欲浟浟是班氏以浟浟爲貪利之貌虞翻云坎水爲欲故其欲逐逐與班義同薛云速也者貪利則欲速也劉云遠也者貪利則希高遠如漢武帝之好大喜功也虞云心煩貌者貪利而志大心勞也師古引易虎視眈眈其欲浟浟蓋順漢書之文云浟浟欲利之貌當是漢書舊義詩考槃在陸碩人之軸

傳軸進也箋云軸病也正義曰傳軸爲進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是毛讀軸如攸鄭讀軸如逐古攸逐聲同志林云攸當爲逐因聲近而云然然虞譏非經師其言恐未足據且云攸當爲逐逐是經尚作攸猶未改爲逐而今王弼本竟作逐何也注謂情之所欲逐逐然尚於敦實非特詁訓無本且反以其欲逐逐爲不貪利矣蓋因與无咎連文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耳此當從虞仲翔義集解引虞作逐蓋亦順王弼之經也漢書注丁合反疑丁合反之譌釋文云攸蘇林音迪可見古本漢書本作攸

攸師古音滌與蘇林音迪同此古音也

乘馬般如

易屯六二乘馬班如王弼注時方屯難正道未通涉遠而行難可以進故曰乘馬班如也釋文班如如字子夏傳云相牽不進貌鄭本作般正義曰乘馬班如者子夏傳云班如者謂相牽不進也馬季長云班班旋不進也言二欲乘馬往適於五正道未通故班旋而不進也集解引虞翻曰二乘初故乘馬班躓也馬不進故班如矣案說文玨部班分瑞玉从玨从刀舟部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所以旋也然則般旋字當作般班乃分

衍義鄭本作般爲正馬云班班旋不進貌馬亦爲般也子夏傳云相牽不進虞仲翔云乘馬班躓皆般旋難進之意是諸家義皆作般陸德明云班如如字非也書序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釋文班本又作般音同左傳成十三年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釋文子般音班本亦作班同（單本釋文有脫誤玆從注疏本校定）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十九章先已雨般裔裔師古曰般讀與班同班布也是班字古亦作般二字以聲同得通借也

執觶興洗北面

儀禮鄉飲酒禮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

觶南注洗觶貭之示潔敬立於其南以察衆唐石經作盥洗北面多一盥字明鍾人傑本注本同釋曰執觶與洗北面者案鄉射大射禮皆直云取觶洗南面反奠於其所不云盥此俗本有盥者誤據賈疏知本無盥字鄭注止言洗觶不云盥則賈本是也疏云此俗本有盥者此字對上文鄉射大射禮言之謂此鄉飲酒禮俗本有盥字賈氏知其誤故不從開成石經承用俗本明刻鄭注本又多據唐石經參校故皆有盥字鏞堂謹案儀禮識誤云今注盥字從疏刪宋板有盥張據疏刪之　注疏本據賈氏語故監本毛本皆無盥字是也

行者有裹囊也

孟子梁惠王下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翻刻宋板作行者有裹囊也宋趙注云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槖囊也然則孟子以積字與裹字相對以倉字與囊字相對謂積穀於倉裹糧於囊也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有三乃字二于字曰餱又曰糧曰槖又曰囊皆重文以助句至孟子釋之止積倉裹囊四言也此可見三代人讀經能知其大義漢以來儒者始沾沾於字句間有曲通古人立言之意而不爲文辭所惑者惟毛公一人而已俗本改

孟子裹餱爲裹糧則詩于橐于囊句似贅矣考正義釋孟子之言云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裹于橐然後可以曰方開道路而行則北宋作疏時尚作行者有裹囊

願言則疐

詩終風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傳嚏跲也箋云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釋文疐本又作嚏又作寔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季反跲也鄭作嚏音都麗反跲也居業反本

又作跲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疐爲㰦今俗
人云欠欠㰦㰦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㰦
案音邱據反玉篇云㰦欠張口也正義曰毛以爲莊姜
言我寤覺而不能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嚔跲而不
行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嚔劫而不行跲與劫音
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案釋文知崔靈恩集注作疐陸
氏從之又作嚏者疐之異正義則從王肅作嚏釋文云
一作疐者即王本也箋讀作嚏陸孔同今注疏本不論
經注皆作嚏從人依箋改也毛傳依正義則王肅作劫
依釋文則孫毓亦作劫故陸氏從之孔氏作跲釋文云

本又作跲據崔靈恩說則毛傳本作㰦禮記曲禮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正義曰志疲則欠體疲則伸說文欠作兂云張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廣韻九御云㰦欠㰦並與毛傳合說文口部云嚏悟解气也从口疐聲詩曰願言則嚏案悟解气也與傳義同而願言則嚏之文則箋所改讀一爲口氣一爲鼻氣迴然不同合兩爲一恐非許叔重原書考王肅孫毓崔靈恩陸德明孔穎達經皆不作嚏而五經文字云嚏多計反見詩風開成石經作願言則嚏是改毛詩從鄭箋在陸孔之後玉篇嚏丁計切噴鼻也詩曰願言則嚏疑引詩亦後人增

加非顧野王之舊然則說文此條殆爲唐人李陽冰所竄改也說文欠部無欨字有吹字云出气也从欠从口徐鉉云口部已有吹噓此重出案吹噓字當在口部欠爲張口气悟不當複有吹字且本訓爲出气與口部吹嘘義又微別疑吹卽欨之譌去字篆作㕣若偏傍誤从口遂作吹矣記此以待後賢定之推毛意寤言不寐與考槃獨寐寤言文同不如箋之訓言爲我謂至夜而寤覺不能寐願說州吁之暴慢久而疲倦則欠欨也此序云終風衞莊姜傷已故通篇皆自傷之辭一章云中心是悼惟以此爲悼傷也二章云悠悠我思長思不已較

傷益難置也三章云願言則疌思之不已故言之志倦則欬也四章云願言則懷志雖倦而情則可傷也莊姜當日之苦心一一如見可爲得風人之旨矣鄭以莊姜賢母也州吁卽暴慢莊姜當有不能漠然置之者故謂汝若能思念我則我當嚔今我不嚔是汝不思念我也汝思我心如是之傷切則我當少安今汝絕不思念我則我之自傷終無已時矣蓋母子天性也故莊姜之思念有不能自已者此詩人之忠厚也傳箋義本相通而妄改經作疐傳爲疐劫與狼跋傳疐跲同者此蓋出王肅之私意以見毛之絕不與鄭同然上莫往莫來傳

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毋道往加之則不以毋道往加傳有明文矣而肅云願以毋道往加不與傳乖乎崔云毛訓跂爲敁不作劫濫王肅以形近敁爲劫以與敁相亂尙未敢遽作跆也孫毓朋於王故同作劫王肅人以劫與跆爲音義同故竟改從狽跋傳驟以肅之說語學者學者或疑爲繫然余閉戸三十年推勘肅之肺肝瞭如指掌深於鄭王之同異者核之當以余言爲

觚二升觶三升

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

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勺尊升也觚豆字聲之誤觶當爲觚豆當爲斗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之食也注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釋曰爵制此言許氏五經異義有爵制篇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齊魯韓爲今文毛詩爲古文儀禮有今文古文周禮爲古文禮記爲今文以下是許愼駮韓詩周禮舊說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卽觚二升不滿豆矣鄭元駮之云觶字角旁支舊譌支今改正汝潁之閒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觗舊譌觚依燕禮說文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

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案儀禮燕禮疏引此昔又曰鄭引南郡太守馬季長云觚當爲觶豆當爲斗此脫觚當爲觶四字一爵三觶相近禮器制度云漢初叔孫通撰禮器制觚大二升觶大三升以上皆是鄭康成駁許叔重說與此亦馬氏所引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鄭云觚豆字聲之誤者觶字爲觚是字之誤斗字爲豆是聲之誤案儀禮燕禮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能注古文觚皆爲觶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觶注今文觶作觚媵觚于公注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賓降洗象觶注今文曰洗象觚公坐取賓所媵觶興注今文觶又爲觚大射儀士

長升拜受觶注今文觶作觚媵觶于公注今文觶爲觚
洗象觚注此觚當爲觶據此知觝觚二字形相近儀禮
古文多作觶故雖觚字亦爲觶今文多作觚故雖觶字
亦爲觚鄭氏參校古今文以義定之義當作觶者從古
文則云今文作觚義當作觚者從今文則云古文爲觶
亦有古文觶字反誤爲觚者如燕禮媵觚于公大射儀
洗象觚及周官梓人獻以爵而酬以觚是也鄭氏俱云
觚當爲觶觶精審之至也古周禮同韓詩說二升曰觚三
升曰觶則明以酬以觚作酬以觶矣且叔孫通秦儒也
其撰漢禮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與韓詩周

禮合是觚觶所容之數先儒舊說皆然故馬季長注周
禮謂一爵三觶相近論語子曰觚不觚馬融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鄭氏從之
許叔重不知觶觚易淆皆作如字讀以周禮獻以爵而
酬以觚一獻三酬當一斗則觚爲三升韓詩周禮說皆
誤矣許意觚爲二升則觶爲四升故說文角部云觶鄉
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儀禮作一人洗升舉觶于賓觶受四升
从角單聲觗觶或从辰觝禮經觶觚鄉飲酒之角也一
曰觚受三升者謂之觚从角瓜聲此許叔重自用其說
非古義也學者宜分別觀之儀禮鄉飲酒禮禮記鄉飲
酒義皆有觶無觚說文觚鄉飲酒之角也當作燕禮之

角也寫者涉上觶字注誤耳儀禮注駁異義皆云觶字古書或作角旁氏與說文觗禮經觶正合或从辰者古辰氏聲相近如毛詩吉日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麎可證又作觗者支與氏聲同禮記釋文檀弓下揚觶曾子問負觶鄉飲酒禮揚觶皆云字林音支當本鄭說然此俗師所作鄭所不從也

農用八政

說文衣部襛衣厚皃水部濃露多酉部醲厚酒也則農字本有厚義故从酉爲酒厚从水爲露多从衣爲衣厚鄭康成恐其與農桑字涉嫌故讀農爲醲孔傳直云農

厚也皆與本經上下文敬用協用建用乂用明用念用嚮用一例釋文引馬融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正義引王肅云農食之本也故以農言之張晏注漢書五行志上亦與馬王義同皆不如鄭孔之當也王肅從馬悖鄭而反異於孔傳此小人之譎詭不可測處

經義雜記卷第十

經五千九百廿九字
注三百九字

經義雜記第十一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義疏句繁

唐人九經義疏學者不可不讀但其文複沓有一二言義已明了者加之數十百言意反晦塞劉子元史通有點繁篇其法以文有繁者皆以筆點其上朱粉雌黄並用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其閒有文字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下亦用朱粉雌黄等惟正文用朱粉則細注用雌黄爲別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分布得所彌縫無闕琳欲仿史通法剪裁義疏別爲九經小疏一書但不

必如史通法之太密於删改處不必拘拘盡留本文恐反亂學者之目今偶舉一二則所當删者用朱粉句之其虧缺處當側注者不復補云禮記樂記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正義曰此黄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之時更增改脩治而用之周禮大司樂謂之大咸咸池雖黄帝之樂若堯既增脩而用之者則世本名咸池是也故此文又在大章之下矣又周禮云咸池以祭地黄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則别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其咸池雖黄帝之樂堯增脩者至周謂之大咸其黄帝之樂堯不增脩大章者至周謂之大卷於周之世其黄帝樂堯不增脩

謂之大卷者黄更加以雲門之號是雲門大卷一也周禮大司樂舞雲門大卷大咸釋曰本黄帝樂名曰咸池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堯若增脩黄帝樂體者存其本名猶曰咸池則此大咸也若樂體依舊不增脩者則改本名名曰大章故云大章堯樂也周公作樂更作大卷大卷則大章章（當作大章）名雖堯樂其體是黄帝樂故此大卷一爲黄帝樂也周公以堯時存黄帝咸池爲堯樂名則更與黄帝樂名立名名曰雲門則雲（當有門字）與大卷爲一名故下文分樂而序之更不序大卷也

巫止

禮記喪大記大夫之喪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釋文巫止本或作巫止門外門外衍字耳正義曰巫止于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茢以辟邪氣今至主人門恐主人惡之故止巫于門外也士喪禮云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又檀弓下正義曰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則正義所據本有于門外三字又儀禮士喪禮疏云此據喪大記而言彼云大夫既殯而君往焉巫止於門外則賈所據本亦與孔氏同案注云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鄭既斷巫止者爲句則經無門外字可知今本較陸氏所見又

衍于字蓋因士喪禮巫止于廟門外而誤加也

楚子登巢車

左傳成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巢車車上爲櫓釋文巢車說文作轈云兵車高加巢以望敵也字林同正義曰說文云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是樓之別名案說文木部櫓大盾也从木魯聲樐或从鹵樔澤中守艸樓从木巢聲車部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从車巢聲春秋傳曰楚子登轈車玉篇木部樔澤中守草樓也櫓城上守禦望樓說文曰大盾也㮑彭排也亦同上車部轈兵車若巢以

望敵也轈同上廣韻五肴轈兵車若巢以望敵也櫓說
文曰澤中守艸樓十姥櫓城上守禦望樓釋名曰櫓露
也露上無覆屋也說文曰大盾也據說文知左傳本作
轈轈爲兵車高可以望敵如鳥巢之在上故从車从巢
今作巢省文也杜以爲車上爲櫓正義云巢與櫓俱是
樓之別名則嫌於樓上加樓矣其引說文兵車高如巢
誤作兵高車加巢今說文亦同當據釋文所引訂正玉
篇廣韻皆云若巢可證加爲如字之譌也儀禮經傳通
解續祭禮十與注疏本所載釋文皆作如字又據正義
則澤中守草樓是櫓字訓今說文爲樐字訓櫓下止云

大盾也玉篇廣韻引說文同案後漢書公孫瓚傳今吾諸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斛李注櫓即樐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屋是櫓亦爲樓名正義引說文當不誤禮記禮運夏則居橧巢釋文云橧本亦作樔文選晉大家東征賦諒不登樔而椓蠡兮李善注禮記曰夏則登巢樔即巢之俗字說文巢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从木象形許書不當更有樔字橧即增字之譌兒李陽冰等竄改玉篇亦非顧野王之舊

天子駕六馬

古文尚書五子之歌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傳朽索馭六馬言危懼甚正義曰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又史記秦始皇本紀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集解引瓚曰水數六故以六爲名又漢書禮樂志曰出入詩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沾應劭曰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又續漢書輿服志上駕六馬所御駕六馬餘皆駕四劉昭注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禮四馬爲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六許慎以爲天子駕六諸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鄭元以爲天子四馬周禮乘馬有四圉各養一馬也諸侯亦四馬顧命時諸侯皆獻乘黃朱乘亦四馬也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 禮堂謹案通典六十四輿駁五經異義云天子駕六馬以經言時乘六龍以御天恭乃陰陽之氣乘六上下非爲禮制案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凡擇良馬而養乘

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同駕駟皆有四方之事詩云四牡彭彭是也又蔡邕獨斷下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色安車五色立車皆駕四馬又荀子勸學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楊倞注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駮又曰六元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俯身驚踶步而不休跋䟐千里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又文選西京賦六駿駮薛綜曰天子駕六馬東京賦六元虯之奕奕薛曰六六馬也天子駕六馬甘泉賦駟蒼螭兮六素虯李善曰春秋命歷序

曰皇伯駕六龍上林賦六玉虯張揖曰六玉虯謂駕六馬郭璞曰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蛟龍劉歆賦六白虎李善曰杜業奏事曰輦車駕白虎白虎馬名然則六馬之文經史子集皆有之故五經異義據易京氏禮王度記春秋公羊說以爲天子駕六鄭康成以此諸文爲皆起於秦漢以來非三代常制不足以取證經典而尚書顧命毛詩周禮天子諸侯皆駕四馬故不從今文家及許氏說琳考之周書王會成王時書也而云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石鼓文宣王時詩也而云趍趍六馬他書未可深信而此實爲姬周遺文則周已有六馬之制矣

鄭君駁之者石鼓文鄭所不見周書雜說恐亦一時之
制非著爲令典者也

昭七年日食

五行志下之下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
舒劉向以爲先是楚靈王弑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
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
弑死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
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
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
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吾所

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左傳毛詩皆作燕燕燕爲古文宴）居息或盡顇事國（如淳曰顇古悴字也衆詩作或盡瘁事國毛傳盡力勞病以從國事左傳作憔悴正義曰蓋師讀不同今據漢志所載左氏作盡悴知左傳古文本與毛詩同杜本作憔聲近之誤）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左傳作是謂辰衆此與上句文亦同辰衍文）公曰詩所謂此日而食（左傳作彼日而食正義引詩此日而食又曰詩作此此云彼者師讀不同也衆作彼日而食非是正言日有食之安得彼日而此月若日月兩言彼蒙混更甚孔氏所見本已然則其誤已久當據漢志正之）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于日月之災

師古曰適讀曰讁案左傳作讁即讁之俗字作適是假借字 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以上皆錯亂傳文此下蓋劉歆等說 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于三經謂易詩春秋 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眛折其右肱亡咎服虔曰日中而昏也師古曰言遇此災則當退去右肱之臣乃免咎 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

是刈是濩

詩葛覃是刈是濩毛傳濩煮之也釋文是艾本亦作刈

魚廢反韓詩云刈取也是濩胡郭反煑也韓詩云濩瀹也音羊灼反正義曰釋訓云是刈是濩煑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濩濩煑治之孫炎曰煑葛以爲絺綌以煑之於濩故曰濩煑非訓濩爲煑又郭注爾雅云煑葛爲絺綌釋文是刈音刈本亦作刈鑊又作濩同戶郭反正義曰云是刈是濩者周南葛覃文也云濩煑之也者釋之也以煑之於鑊故曰濩煑非訓濩爲煑又唐石經與宋刻單注本爾雅同作是刈是濩鑊煑之也上一字从水下一字从金鏞堂謹案宋槧雪牕書院單注本爾雅作是刈是穫上字从禾蓋毛詩作是刈是濩依釋文韓詩亦从水爾雅釋之云鑊煑

之也四字爲句孔疏之說是也陸德明訓濩爲煑非是
濩卽鑊之假借爾雅以濩爲鑊開漢儒易字法之端毛
傳當云是刈是濩鑊煑之也傳中無經則嫌於濩字爲
讀煑之也三字爲句此葢以傳合經時所刪若更定毛
傳當補鑊之此類頗多刈从乂从刀爲正或作艾作乂
並假借字

公羊經治兵

春秋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
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
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解云何氏之意以

為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二則殺牲饗士卒故
曰祠兵癸亥又請祭也振旅闐闐箋云春秋傳曰出曰治
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正義曰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
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此引春秋傳
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爲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
文皆作治兵則彼爲誤故經當作徑改其文而引之又周
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
旅皆習戰也釋曰鄭元於異義駮不從公羊云祠兵故
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又禮記曲禮上外
事以剛日注春秋傳曰甲午祠兵正義曰異義公羊說

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駮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爲祠因爲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又左傳隱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振衆而還正義曰公羊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其所見本異也疏家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爲治兵知公羊作祠是齊近之誤鄭君徧通諸經而折衷之故能灼然明見其誤詩箋周禮注用公羊經皆作治詩正義所言是也春秋正義謂鄭所

見本異則又遊移無定矣五經異義所載公羊已作祠兵何氏因曲爲之說蓋但株守一經依文順字之過也惟鄭氏精於校勘故不爲誤本所惑

五麾五兵五鼓

春秋莊廿五年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范注麾旌幡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釋曰五麾者麋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麋信與范數五兵與之同是相傳說也五鼓者麋信

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案五兵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一鼓有五色爲當五種之鼓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鼖鼓鼛鼓晉鼓之等右以爲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爲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又周禮云雷鼓鼓神祀則似救日之鼓用雷鼓但此用之於社周禮又云靈鼓鼓社稷祭則又似救日食之鼓用靈鼓進退有疑不敢是正故直述之而已檢尋徐兩家之說則以五鼓者非六鼓之類別用方色鼓而已諸侯三者則云降殺以兩去黑黃二色是非六鼓之類也

祭禮記曾子問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注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正義引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又梁劉昭注續漢書祭祀志中引皇覽四時迎氣春旗旄尚青田車載矛夏旗旄尚赤田車載戟秋旗旄尚白田車載兵(此字當誤)冬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鍪淮南子時則春衣青采其兵矛高注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夏衣赤采其兵戟注戟有枝榦象陽布散也戟或作弩季夏衣黃采其兵劍注劍有兩刃諭無所主也秋衣

白采其兵戈冬衣黑采其兵鎩注鎩者殺內象陰閉所言五兵與徐范不盡同禮記正義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蓋誤倒觀皇覽淮南子及徐說皆矛在東戟在南可知淮南子其兵戈戈乃矛類此字亦誤太平御覽引其兵鉞與徐氏正合戈必戉字形近之譌也

佁儗之機

呂氏春秋本生云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高注招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於宮中遊翔至於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蹷之謂又文選枚叔七發且夫出輿入

輦命曰蹷痿之機李注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
輦務以自佚命曰佁蹷之機高誘曰佁至也故乘引佁
蹷而爲蹷痿未詳乘之謬爲好奇而改之聲類曰佁嗣
理切又集韻六止佁至也呂氏春秋佁蹷之機高誘讀
案李善丁度所引知呂覽本作佁蹷今作招乃形近之
譌詩谷風傳畿門內也高注引詩薄送我畿云畿門內
之位也與毛傳合高引詩證車行不過畿明出車入輦
爲至蹷之機此注當作佁至也乘輦於宮中遊翔至於
蹷故曰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
畿之謂畿門內之位也正文機括字與注門內之位畿

字迥然不同不知何時溷并爲一致淩躐失次誤不可讀李善謂枚乘好奇改佁儗爲蹷痿者案七發云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則七發以伐性與腐腸爲對蹷痿與寒熱爲對故改佁儗爲蹷痿然呂氏春秋以機爲佁儗以食爲爛腸以斧爲伐性三句一例高注亦與本文合若文人出新寘變何足爲據宋之黃震熟於文選反譏高注爲非失之不審

以慰我心

詩車舝覯爾新昏以慰我心傳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

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釋文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慍我心慍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正義曰得賢女則令王如是我所以願見之也我若得見爾之新昏使王改俗如是則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傳以慰爲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

本慰安也案說文心部𢟪安也从心㷉聲一曰恚怒也凱風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傳慰安也又說文火部㷉从上案下也从𡰥又持火以㷉申繒也則㷉卽今熨斗字㷉繒所以使之貼伏故慰安字从之許君以訓安爲正凱風車舝兩傳並同恚怒也一訓當非古義故說文附載之韓詩作慍其義爲怨慰怨聲相近故文與王肅據此改傳爲怨以破鄭幸馬本毛傳作慰安尚可爲證乃張融評聖證論誤爲區別以毛傳慰安之訓屬之馬義其論今雖不詳大旨失之矣鏞堂謹案馬昭出於鄭門當從鄭義本訓慰爲安不宜區別爲馬融義蓋謂文言張融而統歸之也周人欲新得賢女以配幽王故

云見衞新昏者褒刻則王璦寵已久施之以新昏之稱殊爲不類此條孔勝於陸

王仲任說堯典

論衡正說云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又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爲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錄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無疾風大雨案以上今文家說以下王仲任義夫聖人才高未

必相知也舜難知佞使臯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
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
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
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大道正而不傾復令入
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
天下案我其試哉鄭康成注云試以爲臣之事王肅云
試之以官皆與仲任試之於職之說合蓋堯典本合今
舜典爲一篇孔傳析之故云言欲試舜觀其行迹此言
用爲天子亦非又案書大傳云堯納舜大麓之野五帝
本紀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仲

任之說所本馬鄭注尚書亦從其義王肅云麓錄也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愼徽五典以下是也孔傳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據論衡所引尚書說知漢人本有是義故王肅孔傳用之但不如王仲任說爲允耳

萬民不承

詩抑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釋文靡不承一本靡作是案箋云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經如有靡字文義已明鄭可無庸箋矣

㳄經本作萬民不承靡字後人竄入依釋文靡當作是

較通

死生有命說

論衡命義云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以性爲主無象在天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

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此解亦精鑿

維周之祺

詩維清維周之禎傳禎祥也箋云得天下之吉祥釋文作之祺云音其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正義作祺祺云祺祥釋言文舍人曰祺福之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祺據宋本定本集注祺字作禎案爾雅祺祥也祺吉也釋文祺音其下同是爾雅無有作禎者當從正

義釋文本方與雅訓合唐石經作禎故今本多作禎蓋

卽唐之定本據崔靈恩集注也說文示部禎祥也崔蓋

本此今注疏本作禎則非

經義雜記卷第十一

經五千九百六十八字
注四百廿九字